

## 柿 饼

□王树贵

“红箱子,绿盖子。揭开来,咬一口。”是我老家的一首童谣,说的是柿子。柿叶翻红霜景秋,柿子熟得恰当,正是做柿饼的好时候。

柿饼为年准备。记得每年腊月二十以后,爷爷多多少少天天都能变出好吃的,花生糖、寸金糖、胶切片、炒米糖……品种繁多,记忆最深的是带着糖粒亮晶晶的柿饼。

爷爷的柿饼就是柿子变的呀。柿子、柿饼,一个前世,一个今生。做柿饼,柿子要摘得不迟不早,早了不甜,味道不醇;迟了烂熟,不易加工。清洗控水、日晒夜露,边晒边捏、边晒边捏,反复持续十多天,霜降前后拿到凉爽地方摊晾、烘烤,使糖分向外溢,直至表面如霜。这些精致的制作过程是讲养生的爷爷经常念叨的。他爱吃柿饼,我们也有了口福。那时一年到头,只有忙年的时候可以奢侈一下。一家人围着火盆吃柿饼成了我对过年最鲜明的记忆之一。乡村夜如黑墨,操劳一天的爷爷脱下护袖,招呼一家老少围在火盆边,把大玻璃瓶拿过来,用长长的筷子夹出柿饼,一人一块,甜甜心。看我们吃得开心,爷爷不忘叮嘱:好好上学,以后有用了,买柿饼给爷爷吃。我们点头如捣蒜,答应得好好的。

托在掌心的柿饼,裹着一层晶亮的白糖,在火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。先用舌头舔一舔糖粒,赶紧缩回去,心里漾开一朵花:甜死个人呢。好的柿饼外硬内软,白霜越浓,品质越好,霜如白面最佳。一口咬下去,丝丝缕缕拽好长。

1996年初冬,我第一次到爷爷家。老远他就对我说,前面那棵柿子树下就是家。一仰头,柿子树叶已落尽,无数喜庆的“小灯笼”招摇在房顶上。陈屋旧舍,因红柿子的点缀,有了温贫暖老的安逸。萧瑟的冬天,因为有枝头的柿子,乡村变得无限浪漫。

我到台湾新竹县新埔镇采风。那几天天气晴好,刚好是做柿饼的季节,阳光下,一筛筛摆放整齐的柿子如一场盛大的柿子集会。与身边晒柿饼的吴家姐姐攀谈,得知许多普通民众和摄影爱好者会在这个季节来新埔,观看、拍摄柿饼制作过程。吴家姐姐戴斗笠、系围裙,一笑嘴弯成月牙,甜到人心里。吴家姐姐还告诉我,现在晒的是石柿、牛心柿,明年迟些来,来看晒笔柿,还要壮观呐。

超市入侵生活,提供便捷的同时,也稀释了传统。许多东西,不年不节一样可以在超市买到。一位在乡镇工作的朋友邀我去南京六合东沟看逢集,当地人称“逢街”。一条街喜气洋洋,瓜子、花生、南北炒货一应俱全,卖糖果的用收纳盒将各个品种一字排开,五颜六色的糖纸在阳光下炫目迷人,让人醉在俗世的斑斓里。猛然间,我看到了柿饼,还是粉白粉白的小样儿,还是带白砂糖的那一种,和我脑海里的一模一样。问卖柿饼的老者多少钱一个,老人说论斤不论个,送你一个尝尝可以,祖传做法,保你吃了还想要。说罢用筷子夹一块放我手心里,这个动作和我爷爷当年一模一样,看看慈眉善目的老人,咬一口柿饼,时光恍惚回到多年前,我还是小小姑娘,爷爷又从墙头照片走了下来。



## 我的第一套精装书

□程然

一九七八年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买过书。家里不是没有书,像《敌后武工队》《林海雪原》《苦菜花》等,破烂不堪,用弹弓、玻璃球与人换的。邻居家有一本《成语词典》,我非常喜欢,定价八毛,买不起,拼命地抄,以至于手上起了老茧。

我上的是师范学院,免交伙食费,家中每月寄五元以作零用,其中三元还得贴补伙食,真正能支配的只有两元。我读的是中文系,属于真心喜爱文学而报考的。第一次进图书馆,看到那么高的书架、那么多的书,激动得翻书目卡片的手直抖。但是借书要限制数量和时间,尤其是不可在书上写写画画,就萌发了买书的念头。改革开放之初,中外名著纷纷出版,一排排新书让人垂涎,无奈囊中羞涩,往往空手而回。但书的诱惑太大了,省钱也要买,一两一个的馒头,一顿由四个变三个,省六分;理发交给学雷锋的同学,省一毛;上街步行,省二分……一本小说就这样省出来。

我喜欢外国文学,听老师在课上经常引用马克思、恩格斯的评论,如“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,而且是它的土壤”,《人间喜剧》“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”等,就迫切地想读到马恩原著。

星期日逛新华书店,问营业员有没有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。营业员一愣,有些惊讶,随后很热情地说:“有,在书库,明天拿来。”第二天吃过午饭,我匆匆出了校门,时近初夏,赶到书店已是满头大汗,营业员从书柜里拿出一摞书,四册,精装,黄色封面和封底,绛色书脊,封面有烫金的马克思、恩格斯头像,下书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”。五元,倾囊而出。营业员用绳子小心扎好,我拎在手上,沉甸甸的。

原本以为马克思、恩格斯的著作高深莫测,一看却被吸引住了,其引证之广博、逻辑之严谨、论辩之有力,令人感佩而折服。其中一些“金句”至今记忆犹新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广泛涉及了文学艺术,显示出极高的造诣,他们说:“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。”于是,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成为我研究外国文学的一本重要的参考书。

毕业后,我在一所师范学校任教。有一次教恩格斯的《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》,我带了一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到课堂。我有一个感觉,马克思、恩格斯对于当今学子来说是熟悉的陌生人。我想,要认识一个生活于一百多年前的人,不妨先从他们的照片开始。我打开书的封面,让学生仔细看看马克思、恩格斯头像,然后说说自己的感觉。我告诉大家,马克思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、革命家、政治家,还曾经给妻子燕妮写过非常动人的爱情诗。我拿出带去的《西方爱情诗选》,给学生朗读了一首《给燕妮》。

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,我的第一套精装书,至今还放在我书橱的第一层。

本版投稿邮箱:2457901059@qq.com



## 柿子红了

□潘晓星

一个朋友在朋友圈里晒图配文: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,没有之二。下面是一溜排开的红彤彤的柿子。忽然,心里就有了莫名的感动。朋友是90后,家境不错,应该尝遍了市场上的各种水果吧,却依然对柿子情有独钟。原来,这世间万物,总有自己偏好的。

喜欢吃柿子也不是没来由的,柿子的皮很薄,成熟的柿子只需轻轻一撕,柿子皮就和果肉分离了。咬上一口,口齿生津甜如蜜,有时还能解个渴。有性子急的干脆直接掰开两半来,里面的果肉清澈透亮,这色泽便直接诱惑着味蕾。

小时候,农村人家的房前屋后总有几棵柿子树,到了秋天,柿子熟了,红彤彤的柿子如灯笼般缀满枝头的时候,便是一张硕果累累的风景画。甜柿子,也算是农人一种自给自足的水果吧!如果秋风扫了落叶,光秃秃的树杈上,柿子会越发显眼。喜鹊、白头翁这些鸟儿是早就瞅准了的,待到柿子开始由黄变红的时候,它们常常飞上枝头,一饱口福。小鸟们吃柿子堪称“杂技表演”,它们有时不是站在树枝上吃,而是飞到柿子跟前悬停着一口一口地吃,待到人们发现来赶时,立马张开翅膀远走高飞。大约终究还是抵不住这甘甜的甜食诱惑,不一会儿又会折回,用尖嘴对着柿子不停地猛啄,偶尔,也抬起头警惕地张望一下。我是佩服小鸟们这啄柿子的本领的,因为树上被小鸟偷吃过的柿子常

常只剩下外面那层薄薄的柿子皮!

妈妈用旧布头缝上几个兜,挑几个大柿子包起来(全部包太耗时了)。如此操作,这几个大柿子是肯定保住了。当然,防止鸟儿偷吃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柿子由青转黄的时候摘下来,捂熟。不过,捂柿子也是一门技艺,稍不注意就会捂坏,或是涩口难吃。妈妈会采下许多楝树叶子,在竹篮里铺上一层,然后把柿子“藏”进去,再用楝树叶子盖上。每年这时节,时不时去掀开树叶,摸一摸、捏一捏、瞧一瞧那篮子里的柿子是否熟了,便成了我和妹妹的“功课”。除了用楝树叶捂柿子,放在罐子里用天水泡、用太阳晒也是催熟柿子的方法。

长大后才知道,原来捂柿子最好的方法是用苹果来催熟。只要把柿子和苹果共放在一个干净的塑料袋子里,一般四五天的时间,柿子就会变软变熟了。

软软的柿子就是没了牙口的老人吃起来也不费劲,所以,很多老人也对柿子情有独钟。由此也衍生出更多吃柿子的方法。柿子除了生吃、做成柿饼,还可以油炸着吃。待到柿子七八成熟的时候,切片晒干,蘸上面粉油炸,是一道美味的甜食。

已立冬,想起小时候这时节,那满篮子楝树叶下应该还藏着几个柿子的吧?老家里的楝树已只剩下一棵,从乡间路过时,偶尔也会看到一两棵柿子树,伴着一处青砖瓦房的老屋。